

行走

枣树幽幽

从大树场到家，三十四公里。天色暗了下来，最后一班客车在我们面前扬起尘土，晃悠悠地开走了。父亲盯着车尾那两点浑浊的光，喉结动了动，把目光转向灰白的公路：“走回去吧。”我知道，父亲贴身的裤袋里缝着刚卖完包包白的钱，他可能不想掏两张车票的钱。大树场不产包包白，但产煤，所以矿上的蔬菜值钱些，一斤包包白能卖一角钱。我家那边的菜压断了街，五分一斤都难出手。父亲盘算着，三千斤菜能多卖一百五十块钱，足够我一学期的学费了。

夜里，趁着拉煤师傅打盹的间隙，我们把菜搬上了车。鸡叫第一遍时，我们已站在煤车的后斗里。父亲两腿分开，死死抓住水箱的边缘，身子在颠簸中左右摇晃。我蜷在他的脚下，薄棉袄抵不住灌进破车厢的风。两层单裤裹着的腿在我的眼前抖，分不清是冷还是劲。两个钟头，当车厢里的水结了冰后，我们到了。

“蹲在那儿避风，我去卸下来。”父亲呵出一团白气，鼻尖通红。场上空荡荡的，他那双开了口的解放鞋踩得地面的冰碴子“啪啪”作响，像要把寒气踩碎。

父亲看看天，“还早，你去买点吃的。”他从贴身裤袋摸出一卷毛票。

我在国营食堂买了四个馒头。父亲只吃了一个，说还不饿，让我多吃。

太阳偏西时，菜卖完了。其实，最后一班车经过时，父亲正蹲在摊子前磨蹭着捆剩下的菜叶。他舍不得扔，便收拾进两个蛇皮口袋，找了根树枝挑上肩。

“走。”他的声音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

拉煤的车呼啸而过，卷起漫天黄土。父亲在前头担着菜叶，步子迈得又稳又快；我

跟在后面，腿已经发酸。

路过一家饭馆时，包面的香味飘满了街。父亲停下脚步，从袋里挑出几片还算完整的菜叶：“老板，来两碗包面。单碗，多加点汤。”他把夹碗（二两一碗）推到我面前，“你正长身体。”

热汤下肚，身上有了点暖意。父亲就着清汤烫他的菜叶，吃得额头冒汗。

“这年头钱难挣，”他抹了把嘴，“你秋天要上初中了。”

他带我去看过那所中学。红砖墙，玻璃窗，教室里有齐刷刷的课桌。父亲说，从这里出来的孩子，有的能考上大学。从此，那些课桌就在我的梦里排列着，整整齐齐的。

走到一段僻静的山路，父亲放下担子说：“数数今天卖了多少钱。”

我们蹲在路边。父亲从内裤上的暗袋里取出一大扎钱来。我数五块以上的，他数毛票。总共两百七十六块五毛。“狗东西，还是被顺了些。”父亲脸色铁青。“人多，收钱时可能我也算错了。”我低低地回应着。他很快又缓了下来，“总比在我们那里贱卖强。”

他把钱仔细塞回暗袋，拍了拍：“别觉得委屈。当年，我走一百公里进城去参军，就一个念头——不回来了。到过北京，在哈尔滨待过好几年。”

他站起来，担子又上了肩：“综合比武全师第三，军长找我谈过话。回来时，政府的人已到公社，万县专区公检法随我挑。结果呢？”他笑了笑，笑声干巴巴的，“大队革委会主任卡着，非要我接他的班。”

转过一道弯，眼前是漫长的盘山路，在山腰上绕出巨大的“S”形。那一刻，我觉得我们像两只蚂蚁，正被这条路慢慢地吞进肚里。天太高，地太阔，人太小。

腿越来越沉，像灌了铅。父亲换肩的频率快了起来，但始终没扔掉那两口菜菜叶。

“分家时，我这个继子，什么都没分到。”他的声音混在风里，时断时续，“刚成家时，从食品站挑一百六十斤鸡蛋送到县公司，一天一个来回，还不能误了大队的工分。盖房子时，去岔河口砍料，走到这儿才走一半。头天夜里出发，第二天早上必须回，肩上扛的是湿襁子。累得站着都能睡着，可有什么办法？大队天天查人。”

他指了指远处山坳里几户模糊的人家：“那是黎家媳妇的老家。我帮她家迎亲抬轿子时，身上还有部队带回的劲儿。”他顿了顿，“现在，就剩这点走长路脚力了。”

这话不像是说给我听，倒像是说给这沉沉的大山。

翻马中岭时，太阳也翻过了山。光秃秃的山坡上，炊烟次第升起。“看见烟了吧？”父亲喘着粗气，“再走一个钟头，天黑前准能看见咱们村。”

天彻底黑透时，风起来了，刮得满天星斗明明灭灭。四肢僵了，脑袋木了，整个人只剩下往前挪的本能。

母亲举着煤油灯站在院坝边上，声音发颤：“可算回来了！早上二岩包出了车祸，死了两个人……也是拉包包白去卖的。”

父亲把担子卸在地上，菜叶散了一地。他直起腰，拍了拍裤腿上的灰。昏暗的灯光从他背后照过来，看不清脸上的表情，只听见他说：“我的命，硬。”

那年，我十一岁。那三十四公里路，那两百七十六块五毛钱，那两口袋舍不得扔的菜叶，和那个消失在晨雾里的、同样十一岁的孩子——成了我生命里，最早、也最沉的一次行走。

罗传明

杨泽义



探春 王梦 摄于达城大寨子公园

草木世界的威仪(组诗)

◎玉竹

它以箭杆塑造古式仪仗队
叶似冠缨下垂
拱护草木世界的威仪
根茎如竹节。一节节雨露
涵养玉质的身形。那个传说中的宫女
掘进泥层的手指，触摸到的不只是
可以果腹的葳蕤，还有逃出深宫的自由

宫女终日在土地里刨食
猎人追捕残云。他们在雨后初晴的
傍晚相遇，新婚的情语像一枚
受孕的种子，挂满吉事的彩絮

它是用竹叶伪装的玉壶
在林源干涸时，提壶起身
以养阴润燥的津液
滋养他们渴饮的喉咙
而它在泥壤里酝酿的豪言
像被古老爱情冷却的热浪
引动我思绪的波幅

◎海金沙

在众木的密缝中摊开四肢
把斑鸠窝似的海岛挂在树丛中
拳头紧握袖珍般的沙滩
亦如我们把身体抵押给建筑物
用半生泥泞支付在钢构上翻滚的利息

一把被清风吹拂着向左旋转的藤椅
调包花木的画具。它荫蔽在自己
编织的迷网里，以茎的蔓延长度
推演炭类植物从海上登陆的画面

数千只海鸟缓缓拆卸上古沙盘
时间的舞池，仿如一梦间
醒来后叶片上色黄如细沙的孢子

成为生物进化的凭证
我悄悄打开孢子囊，抖落它
身体里的每一粒黄沙
感觉记忆里的海洋从筛子里瞬息落下
混合在通路排石的药丸中
拿走人体的某些碎石

◎荆芥

从《本经》里窜出的鼠萁
在山地阴坡、沟塘边与草丛中
做窝。远在青雾微醒之前
藏在苞片里的绮梦
就已开始漫游

它们在岁月的浅槽里游走
反河豚，忌鱼蟹，并拒绝与毛驴为伍
茎秆坚强，叶似落葵而细
盾上的花瓣，自萼筒内骤然
扩展成宽喉，喊出七月的侧目

犹如初长成的农家女
把一簸箕三棱状小坚果
倒入青岭上的大风车
风口中送出的露叶霜芽
皱缩在精致的戍瓮中

而它在故土里啼呼出的嫩绿
像母亲在我孩提时代清炒的糙齿菜
野蔬的辛香往喉结里倾泻
天然的发散之力
默默为我驱赶恶风贼风

◎菝葜

山坡、灌木丛林缘，是它
登记在《名医别录》里的籍贯
无论何处的岩石或假山发出邀请
它都报以艳红的浆果

它在石缝中横走，不规则弯曲的
根须咬出牙痕
正如把云梯搭上高楼的异乡人
每一步都好似从城楼里互生出的
浑圆或阔梯形的叶子
纵有天生的疏刺
也抵挡不住钢筋折弯的腰身

这些来自他乡的年轻人
用铁菱角链接远山与城市中心
他们行色仓促而迅捷
既有父母妻儿的牵念
又有生存的迷惑。就像被
山石指引的金刚藤
背负单性异株的绿黄色花朵
在砂砾中穿行
寻求最后的居留地
在暗途中地熟自己的根茎
为阴湿雨霜摔打过的
身躯，消肿止痛

◎木贼

围坐在废弃的古井旁
偷取被蛙鸣咽进井底的天象
朴实而中空的节茎，如吸管
吸出理想国的秘境

节茎上黑褐色的根，是它
随身的一把锉，打磨
蒙在历史眼角的云翳
世代捧起光亮的水花
让那些迎风流泪的人
看清他的生存境遇

它们的形体看似饱蘸青墨的毛笔
笔筒丢向哪里，哪里就绿语漫卷
木贼以它的眼明心亮
诠释青草的道义

唐天彬

冬天的田野

窗外的风带着腊月的寒气，一阵接一阵，从川东丘陵的起伏间缓缓吹来。我的心也跟着飘了出去——飘向开江，飘向我那被田地包裹的故乡的冬天。

稻子早已收割，荷塘只剩下残梗，大地袒露出褐色的泥土。越冬的油菜才冒出怯生生的绿意，稻茬整齐地留在田里，浅浅的冬水映着灰白的天。在这里，泥土是骨，田埂是脉，纵横的阡陌把土地划成一个个“田”字——我们世代代就在这格子里耕种、等待、生活。

要静下心，才能听见这片土地的呼吸。像一粒石子轻轻落进冬水田的中央，沉下去。风总是从明月山那边翻过来，拂过草尖竹叶，发出低低的、绵长的声音，一遍遍抚过田野。偶尔有白鹭突然飞起，“嘎”的一声，清脆得像冰裂开；或是麻雀轰地散开，啾啾声细碎而温热。这些声响过后，四周反而更静了。抬眼望去，电线将天空分割成块，停在上方的鸟儿，静默如标点符号。

最打动我的，是那些草木的姿态。芭茅草扬起灰白的穗子，在风里成片地俯下又扬起，像是大地深长的呼吸。野菊蜷成褐色的籽球，紧紧抓着枯梗。农家的墙头，蜡梅疏疏落落开了——花色不张扬，香气却清冷入骨，仿佛是从冻土深处渗出来的。

年关近了，田野透出一种劳作之后的舒展。庄稼收了，谷进仓，薯下窖，土地像写完厚厚一本作业的孩子，在温煦的阳光下摊开手脚，做起关于春风和嫩芽的梦。

在年货市场，我看见鳊鱼、泥鳅和稻花鱼，一下子便想起童年在田埂上打滚的日子。我知道哪块田的泥鳅最肥，哪条沟的螃蟹最凶，哪个坡的刺莓最甜。记得那些夏秋的夜晚，暑热还没散尽，我拎着竹编的鳊筐，赤脚踩进沁凉的田里。淤泥从脚趾缝间温柔地溢出来，像大地的亲吻。

油、盐巴或粮食。我们也曾留下一树枣子，红了时背到街上去卖，但无人问价。

几年后，我们几姊妹就像窝里的鸟儿，长大一个飞走一个，把母亲一个人留在了“窝”里。每当我们出门时，母亲就站在枣子树架，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们走过蓝田、过路田、红田嘴，直到身影消失在两里外的罗家垭口。每年枣子快红时，母亲就托人带信或让我们几姊妹互相转告：快点回来，枣子要红了。我们就会及时赶回家，因为这个季节，恰好是母亲的生日。我们又变成了小时候那群“猴子”，嬉笑、攀援于那些熟悉的枣树上。临走时，大包小包地装着枣子，带给同事、朋友，炫耀地说：尝尝，我老家的枣子。

后来，我们都有了各自的小家，牵绊的事情一多，回老家的时候就少些了。每年春节回去，看到那些枣树的枝条，满是萧瑟、孤寂；看到母亲的身影，越来越消瘦、佝偻。我们说服母亲，随我们到了达州。她在达州认识了很多新朋友，但摆龙门阵的话题，全是对家乡的牵挂。

母亲年过九十岁后，她觉得自己实在太老了，唯一的愿望，就是回到老家。我们在2022年将老屋进行翻新，遂了她的心愿。当她看到枣子树架已修成入户公路，公路旁的两棵枣树正枝叶繁茂、果实累累时，满脸笑容中溢出了浑浊的泪花。

母亲每天拄着拐杖，在院坝周围转悠。走到枣树下时，就仰头望望树梢，听听鸟叫，或坐下歇一会儿。

2025年8月8日，多么吉祥的日子！母亲却在阳光灿烂的午后，突然言语不清，偏倒在沙发上。我们将她送到医院检查，发现是脑血栓。由于年龄原因，不能做手术，只能靠药物溶栓。医生说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我们只能遵照母亲的愿望，连夜将她接回了老家。

也许是遂了心意的缘故，母亲在昏迷两天两夜后，竟然慢慢清醒了过来。除偶尔迷糊、左手左脚不能动弹外，大多数时候都头脑清醒，记忆和语言也很清晰，还能说出所有子女、孙辈、重孙辈、玄孙辈的生日，与医院检查报告上写的几十种重症似乎完全对不上号。母亲的生命，就像枣树一样坚韧。

桂花飘香的时候，枣子也开始红了。在母亲九十五岁生日那天，我摘了一颗最大最红的枣子喂到她嘴里，她用仅剩的几颗牙齿，慢慢嚼细，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说：嗯，甜。

秋深了，枣树叶一片片随风飘零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，先前丰润、饱满的枣树，一下子清瘦、单薄下来。躺在床上的母亲，脸上、手臂上、身上的肌肉开始打皱，人也慢慢消瘦下去。

冬天里，寒风从枣树那铁艺般的枝丫间吹过，不时发出“呜呜”的声响。母亲的意识越来越模糊，不时呼喊儿女们的名字，叫我们拉她一把，她要回家。但愿明年春天，这些枣树依然枝繁叶茂、果实累累，母亲也能康复如初，笑容满面。

冬天的田野

我俯身，双手轻轻探进田埂边的软泥，屏住呼吸——泥鳅和黄鳝就藏在那些不起眼的小洞里。它们滑溜、机灵，又有点笨拙，有时明明摸到了，却“咪溜”一下从手心溜走了，只留下一抹冰凉的触感。要是运气好，捉住一条肥硕的黄鳝，它便在掌心里扭动金鳞带斑的身子，甩出响亮的水声。泥鳅则温顺些，灰溜溜的，在竹笼里蜷缩成安静的逗号。

有月亮的夜晚，我们会点起松明火把，顺着水沟慢慢照。光晕投在水面上，黄鳝便静静地悬在清浅处，像一截睡着了枯枝。那时还不懂什么叫乡愁，只觉得捉着一笼沉甸甸的收获走向炊烟升起院子，就是世上最饱满的快乐。我的姓氏、我的小名、我第一次认识世界的方式，都来自这“田”字的方阵，来自那些与泥鳅黄鳝纠缠不清的、浑身泥巴的午后。我的根，不在别处，就扎在开江某一块水田黝黑而微腥的软泥里。

这些年，我走得远了。嘴巴尝过各地的味道，脚下沾过南北的尘土。可心底总留着一块明晃晃的水田，映着故乡的云——那水里仿佛还游着当年的泥鳅，静静地，在记忆的淤泥里穿行。那是为远去的祖先、为还在田埂上慢慢走着的亲人，永远亮着一盏不灭的灯。

窗外的市井之声，又涌了上来。远处传来电子鞭炮的声响，提醒着被日历标记的新年。我收回目光，那片被丘陵轻轻抱着的田野，却在脑海里越来越清晰。

我知道，不只是那个“田”字的格局还在，只要冬水还清，蜡梅还香，芭茅草还在风里摇，我的乡愁便有一个确切的地址——不在别处，就在开江，在那片永恒的格子里。而每一个格子里，都曾游过一条小小的、滑溜的童年。

这是我和故乡之间，一场安静的、关于根与远方的对话。